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運逢車力 心正妖邪度脊關

詩曰： 求經脫障向西遊，無數名山不盡休。

兔走烏飛催晝夜，鳥啼花落自春秋。
微塵眼底三千界，錫杖頭邊四百州。
宿水餐風登紫陌，末期何日是回頭。

話說唐三藏幸虧龍子降妖，黑水河神開路，師徒們過了黑水河，找大路一直西來。真個是迎風冒雪，戴月披星。行夠多時，又值早春天氣。但見：

三陽轉運，萬物生輝。三陽轉運，滿天明媚開圖畫；萬物生輝，遍地芳菲設繡茵。梅殘數點雪，麥漲一川雲。漸開冰解山泉溜，盡放萌芽沒燒痕。正是那：太昊乘震，勾芒御辰；花香風氣暖，雲淡日光新；道傍楊柳舒青眼，膏雨滋生萬象春。

師徒們在路上，遊觀景色，緩馬而行，忽聽得一聲吆喝，好便似千萬人吶喊之聲。唐三藏心中害怕，兜住馬不能前進，急回頭道：「悟空，是那裡這等響振？」八戒道：「好一似地裂山崩。」沙僧道：「也就如雷聲霹靂。」三藏道：「還是人喊馬嘶。」孫行者笑道：「你們都猜不著，且住，待老孫看是何如。」

好行者，將身一縱，踏雲光，起在空中，睜眼觀看，遠見一座城池。又近觀，倒也祥光隱隱，不見甚麼凶氣紛紛。行者暗自沉吟道：「好去處，如何有響聲振耳？那城中又無旌旗戈戟，又不是炮聲響振，何以若人馬喧譁？」正疑問，只見那城門外，有一塊沙灘空地，攢簇了許多和尚，在那裡扯車兒哩。原來是一齊著力打號，齊喊「大力王菩薩」，所以驚動唐僧。

行者漸漸按下雲頭來看處，呀！那車子裝的都是磚瓦、木植、土坯之類。灘頭上坡最高，又有一道夾脊小路，兩座大關。關下之路都是直立壁陡之崖，那車兒怎麼拽得上去？雖是天色和暖，那些人卻也衣衫藍縷，看此像□分窘迫。行者心疑道：「想是修蓋寺院，他這裡五穀豐登，尋不出雜工人來，所以這和尚親自努力。」正自猜疑未定，只見那城門裡搖搖擺擺，走出兩個少年道士來。你看他怎生打扮。但見他：

頭戴星冠，身披錦繡。頭戴星冠光耀耀，身披錦繡彩霞飄。足踏雲頭履，腰繫熟絲條。面如滿月多聰俊，形似瑤天仙客嬌。

那些和尚見道士來，一個個心驚膽戰，加倍著力，恨苦的拽那車子。行者就曉得了：「咦！想必這和尚們怕那道士；不然啊，怎麼這等著力拽扯？我曾聽得人言，西方路上有個敬道滅僧之處，斷乎此間是也。我待要回報師父，奈何事不明白，返惹他怪，道我這等一個伶俐之人，就不能探個實信。且等下去問得明白，好回師父話。」

你道他來問誰？好大聖，按落雲頭，去郡城腳下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遊方的雲水全真，左臂上掛著一個水火籃兒，手敲著漁鼓，口唱著道情詞，近城門，迎著兩個道士，當面躬身道：「道長，貧道起手。」那道士還禮道：「先生那裡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弟子雲遊於海角，浪蕩在天涯。今朝來此處，欲募善人家。動問二位道長：這城中那條街上好道？那個巷裡好賢？我貧道好去化些齋吃。」那道士笑道：「你這先生，怎麼說這等取興的話？」行者道：「何為取興？」道士道：「你要化些齋吃，卻不是取興？」行者道：「出家人以乞化為由，卻不化齋吃，怎生有錢買？」道士笑道：「你是遠方來的，不知我這城中之事。我這城中，且休說文武官員好道，富民長者愛賢，大男小女見我等拜請奉齋，這般都不須掛齒，頭一等就是萬歲君王好道愛賢。」

行者道：「我貧道一則年幼，二則是遠方乍來，實是不知。煩二位道長將這裡地名，君王好道愛賢之事，細說一遍，足見同道之情。」道士說：「此城名喚車遲國。寶殿上君王與我們有親。」行者聞言，呵呵笑道：「想是道士做了皇帝？」他道：「不是。只因這二□年前，民遭亢旱，天無點雨，地絕穀苗，不論君臣黎庶，大小人家，家家沐浴焚香，戶戶拜天求雨。正都在倒懸懸命之處，忽然天降下三個仙長來，俯救生靈。」行者問道：「是那三個仙長？」道士說：「便是我家師父。」行者道：「尊師甚號？」道士云：「我大師父號做虎力大仙，二師父鹿力大仙，三師父羊力大仙。」行者問曰：「三位尊師有多少法力？」道士云：「我那師父呼風喚雨，只在翻掌之間；指水為油，點石成金，卻如轉身之易。所以有這般法力，能奪天地之造化，換星斗之玄微，君臣相敬，與我們結為親也。」

行者道：「這皇帝□分造化。常言道：『術動公卿。』老師父有這般手段，結了親，其實不虧他。噫！不知我貧道可有星星緣法，得見那老師父一面哩？」道士笑曰：「你要見我師父，有何難處？我兩個是他靠胸貼肉的徒弟，我師父卻又好道愛賢，只聽見說個『道』字，也就接出大門，若是我兩個引進你，乃吹灰之力。」行者深深的唱個大喏道：「多承舉薦，就此進去罷。」道士說：「且少待片時，你在這裡坐下，等我兩個把公事幹了來，和你進去。」行者道：「出家人無拘無束，自由自在，有甚公事？」道士用手指定那沙灘上僧人：「他做的是我家生活，恐他躲懶，我們去點他一卯就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道長差了，僧道之輩都是出家人，為何他替我們做活，伏我們點卯？」道士云：「你不知道。因當年求雨之時，僧人在一邊拜佛，道士在一邊告斗，都請朝廷的糧食。誰知那和尚不中用，空念空經，不能濟事。後來我師父一到，喚雨呼風，拔濟了萬民塗炭。卻才發惱了朝廷，說那和尚無用，拆了他的山門，毀了他的佛像，追了他的度牒，不放他回鄉，御賜與我們家做活，就當小廝一般。我家裡燒火的也是他，掃地的也是他，頂門的也是他。因為後邊還有住房，未曾完備，著這和尚來拽磚瓦，拖木植，起蓋房宇。只恐他貪頑躲懶，不肯拽車，所以我兩個去查點查點。」

行者聞言，扯住道士滴淚道：「我說我無緣，真個無緣，不得見老師父尊面。」道士云：「如何不得見面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貧道在方上雲遊，一則是為性命，二則也為尋親。」道士問：「你有甚麼親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有一個叔父，自幼出家，削髮為僧。向日年程饑饉，也來外面求乞。這幾年不見回家，我念祖上之恩，特來順便尋訪。想必是羈遲在此等地方，不能脫身，未可知也。我怎的尋著他，見一面，才可與你進城。」道士云：「這般卻是容易。我兩個且坐下，即煩你去沙灘上替我一查，只點頭目有五百名數目便罷，看內中那個是你令叔。果若有呀，我們看道中情分，放他去了，卻與你進城好麼？」

行者頂謝不盡，長揖一聲，別了道士，敲著漁鼓，徑往沙灘之上。過了雙關，轉下夾脊，那和尚一齊跪下磕頭道：「爺爺，我等不曾躲懶，五百名半個不少，都在此扯車哩。」行者看見，暗笑道：「這些和尚被道士打怕了，見我這假道士就這般悚懼。若是個真道士，好道也活不成了。」行者又搖手道：「不要跪，休怕。我不是監工的，我來此是尋親的。」眾僧們聽說認親，就把他圈子陣圍將上來，一個個出頭露面，咳嗽打響，巴不得要認出去。道：「不知那個是他親哩。」行者認了一會，呵呵笑將起來。眾僧道：「老爺不認親，如何發笑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們知我笑甚麼？笑你這些和尚全不長俊。父母生下你來，皆因命犯華蓋，妨爺剋娘，或是不招姊妹，才把你捨斷了出家。你怎的不遵三寶，不敬佛法，不去看經拜懺，卻怎麼與道士傭工，作奴婢使喚？」眾僧道：「老爺，你來羞我們哩。你老人家想是個外邊來的，不知我這裡利害。」行者道：「果是外方來的，其實不知你這裡有甚利害。」

眾僧滴淚道：「我們這一國君王偏心無道，只喜得是老爺等輩，惱的是我們佛子。」行者道：「為何來？」眾僧道：「只因呼風喚雨，三個仙長來此處滅了我等，哄信君王，把我們寺拆了，度牒追了，不放歸鄉，亦不許補役當差，賜與那仙長家使用，苦楚難當。但有個遊方道者至此，即請拜王領賞；若是和尚來，不分遠近，就拿來與仙長家傭工。」行者道：「想必那道士還有甚麼巧法術，誘了君王；若只是呼風喚雨，也都是傍門小法術耳，安能動得君心？」眾僧道：「他會擲砂煉汞、打坐存神、指水為油、點石成金；如今興蓋三清觀宇，對天地晝夜看經懺悔，祈君王萬年不老；所以就把君心感動了。」

行者道：「原來這般。你們都走了便罷。」眾僧道：「老爺，走不脫。那仙長奏准君王，把我們畫了影身圖，四下裡長川張掛。他這車遲國地界也寬，各府州縣鄉村店集之方，都有一張和尚圖，上面是御筆親題。若有官職的，拿得一個和尚，高陞三級；無官職的，拿得一個和尚，就賞白銀五兩；所以走不脫。且莫說是和尚，就是剪髮、禿子、毛稀的，都難逃。四下裡快手又多，緝事的又廣，憑你怎麼也是難脫。我們沒奈何，只得在此苦捱。」

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死了便罷。」眾僧道：「老爺，有死的。到處捉來與本處和尚，也共有二千餘眾。到此熬不得苦楚，受不得燻煎，忍不得寒冷，服不得水土，死了有六七百，自盡了有七八百。只有我這五百個不得死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不得死？」眾僧道：「懸梁繩斷，刀劍不疼；投河的飄起不沉，服藥的身安不損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卻造化，天賜汝等長壽哩。」眾僧道：「老爺呀，你少了一個字兒，是『長受罪』哩。我等日食三餐，乃是糙米熬得稀粥。到晚就在沙灘上冒露安身。才合眼，就有神人擁護。」行者道：「想是累苦了，見鬼麼？」眾僧道：「不是鬼，乃是六丁六甲、護教伽藍。但至夜，就來保護。但有要死的，就保著，不教他死。」行者道：「這些神卻也沒理。只該教你們早死早生天，卻來保護怎的？」眾僧道：「他在夢寐中勸解我們，教不要尋死，且苦捱著，等那東土大唐聖僧往西天取經的羅漢。他手下有個徒弟，乃齊天大聖，神通廣大，專秉忠良之心，與人間報不平之事，濟困扶危，恤孤念寡。只等他來顯神通，滅了道士，還敬你們沙門禪教哩。」

行者聞得此言，心中暗笑道：「莫說老孫無手段，預先神聖早傳名。」他急抽身，敲著漁鼓，別了眾僧，徑來城門口，見了道士。那道士迎著道：「先生，那一位是令親？」行者道：「五百個都與我有親。」兩個道士笑道：「你怎麼就有許多親？」行者道：「一百個是我左鄰，一百個是我右舍，一百個是我父黨，一百個是我母黨，一百個是我交契。你若肯把這五百人都放了，我便與你進去；不放，我不去了。」道士云：「你想有些風病，一時間就胡說了。那些和尚乃國王御賜，若放一二名，還要在師父處遞了病狀，然後補個死狀，才了得哩，怎麼說都放了？此理不通，不通。且不要說我家沒人使喚，就是朝廷也要怪他。那里長要差官查勘，或時御駕也親來點筭，怎麼敢放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放麼？」道士說：「不放！」行者連問三聲，就怒將起來，把耳朵裡鐵棒取出，迎風捻了一捻，就碗來粗細，幌了一幌，照道士臉上一刮。可憐就打得頭破血流身倒地，皮開頸折腦漿傾。

那灘上僧人遠遠望見他打殺了兩個道士，丟了車兒，跑將上來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打殺皇親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個是皇親？」眾僧把他簸箕陣圍了，道：「他師父上殿不參王，下殿不辭王，朝廷常稱做『國師兄長先生』。你怎麼到這裡闖禍？他徒弟出來監工，與你無干，你怎麼把他來打死？那仙長不說是你來打殺，只說是來此監工，我們害了他性命，我等怎了？且與你進城去，會了人命出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列位休嚷。我不是雲水全真，我是來救你們的。」眾僧道：「你倒打殺人，害了我們，添了擔兒，如何是救我們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大唐聖僧徒弟孫悟空行者，特特來此救你們性命。」眾僧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那老爺我們認得他。」行者道：「又不曾會他，如何認得？」眾僧道：「我們夢中嘗見一個老者，自言太白金星，常教誨我等，說那孫行者的模樣，莫教錯認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他和你怎麼說來？」眾僧道：「他說那大聖：

磕額金睛晃亮，圓頭毛臉無肥。咨牙尖嘴性情乖。貌比雷公古怪。

慣使金箍鐵棒，曾將天闕攻開。如今皈正保僧來。專救人間災害。」

行者聞言，又嗔又喜。喜道：「替老孫傳名！」嗔道：「那老賊懶，把我的元身都說與這夥凡人。」忽失聲道：「列位誠然認我不是孫行者，我是孫行者的門人，來此處學闖禍耍子的。那裡不是孫行者來了？」用手向東一指，哄得眾僧回頭，他卻現了本相。眾僧們方才認得，一個個倒身下拜道：「爺爺，我等凡胎肉眼，不知是爺爺顯化。望爺爺與我們雪恨消災，早進城降邪從正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們且跟我來。」眾僧緊隨左右。

那大聖逕至沙灘上，使個神通，將車兒拽過兩關，穿過夾脊，提起來，摔得粉碎。把那些磚瓦、木植，盡拋下坡。喝教眾僧：「散，莫在我手腳邊。等我明日見這皇帝，滅那道士。」眾僧道：「爺爺呀！我等不敢遠走，但恐在官人拿住解來，卻又吃打發贖，反又生災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與你個護身法兒。」好大聖，把毫毛拔了一把，嚼得粉碎，每一個和尚與他一截。都教他：「捻在無名指甲裡，捻著拳頭，只情走路。無人敢拿你便罷；若有人拿你，攢緊了拳頭，叫一聲齊天大聖，我就來護你。」眾僧道：「爺爺，倘若去得遠了，看不見你，叫你不應，怎麼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就是萬里之遙，可保全無事。」眾僧有膽量大的，捻著拳頭，悄悄的叫聲：「齊天大聖！」只見一個雷公站在面前，手執鐵棒，就是千軍萬馬，也不能近身。此時有百眾齊叫，足有百個大聖護持。眾僧叩頭道：「爺爺，果然靈顯。」行者又吩咐：「叫聲『寂』字，還你收了。」真個是叫聲「寂」，依然還是毫毛在那指甲縫裡。眾和尚卻才歡喜逃生，一齊而散。行者道：「不可分遠遁，聽我城中消息，但有招僧榜出，就進城還我毫毛也。」五百個和尚東的東，西的西，走的走，立的立，四散不題。

卻說那唐僧在路傍等不得行者回話，教豬八戒引馬投西，遇著些僧人奔走。將近城邊，見行者還與數個未散的和尚在那裡。三藏勒馬道：「悟空，你怎麼來打聽個響聲，許久不回？」行者引了數個和尚，對唐僧馬前施禮，將上項事說了一遍。三藏大驚道：「這般啊，我們怎了？」那數個和尚道：「老爺放心，孫大聖爺爺乃天神降的，神通廣大，定保老爺無虞。我等是這城裡敕建智淵寺內僧人。因這寺是先王太祖御造的，現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內，未曾拆毀。城中寺院，大小盡皆拆了。我等請老爺趕早進城，到我荒山安下，待明日早朝，孫大聖必有處置。」行者道：「汝等說得是，也罷，趁早進城去來。」

那長老卻才下馬，行到城門之下。此時已太陽西墜。過吊橋，進了三層門裡，街上人見智淵寺的和尚牽馬挑包，盡皆迴避。正行時，卻到山門前。但見那門上高懸著一面金字大匾，乃「敕建智淵寺」。眾僧推開門，穿過金剛殿，把正殿門開了。唐僧取袈裟披起，拜畢金身，方入。眾僧叫：「看家的。」老和尚走出來，看見行者，就拜道：「爺爺，你來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認得我是那個爺爺，就是這等呼拜？」那和尚道：「我認得你是齊天大聖孫爺爺。我們夜夜夢中見你。太白金星常常來託夢，說道只等你來，我們才得性命。今日果見尊顏與夢中無異。爺爺呀！喜得早來；再遲一兩日，我等俱做鬼矣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請起，請起。明日就有分曉。」眾僧安排齋飯，他師徒們吃了。打掃乾淨方丈，安寢一宿。

二更時候，孫大聖心中有事，偏睡不著，只聽得那裡吹打。悄悄的爬起來，穿了衣服，跳在空中觀看，原來是正南上燈燭熒煌。低下雲頭仔細再看，卻是三清觀道士禳星哩。但見那：

靈區高殿，福地真堂。靈區高殿，巍巍壯似蓬萊景；福地真堂，隱隱清如化樂宮。兩邊道士奏笙簧，正面高擎玉簡。宣理消災懺，開講《道德經》。揚塵幾度盡傳符，表白一番皆俯伏。咒水發檄，燭焰飄搖沖上界；查罡佈斗，香煙馥郁透清霄。案頭有供獻新鮮，桌上有齋筵豐盛。

殿門前掛一聯黃綾織錦的對句，繡著二個大字云：「雨順風調，願祝天尊無量法；河清海晏，祈求萬歲有餘年。」行者見三個老道士披了法衣，想是那虎力、鹿力、羊力大仙。下面有七八百個散眾司鼓司鐘、侍香表白，盡都侍立兩邊。行者暗自喜道：「我欲下去與他混一混，奈何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。且回去照顧八戒、沙僧，一同來耍耍。」

按落祥雲，逕至方丈中。原來八戒與沙僧通腳睡著。行者先叫悟淨，沙和尚醒來道：「哥哥，你還不曾睡哩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且起來，我和你受用些來。」沙僧道：「半夜三更，口枯眼澀，有甚受用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城裡果有一座三清觀，觀裡道士們修齋，三清殿上有許多供養：饅頭足有斗大，燒果有五六斤一個，襪飯無數，果品新鮮。和你受用去來。」那豬八戒睡夢裡聽見說吃好东西，就醒了，道：「哥哥，就不帶挈我些兒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要吃東西，不要大呼小叫，驚醒了師父，都跟我去。」

他兩個套上衣服，悄悄的走出門前，隨行者踏了雲頭，跳將上去。那馱子看見燈光，就要下手。行者扯住道：「且休忙，待他散了，方可下去。」八戒道：「他才念到興頭上，卻怎麼肯散？」行者道：「等我弄個法兒，他就散了。」好大聖，捻著訣，念個咒語，往巽地上吸一口氣，呼的吹去，便是一陣狂風，徑直捲進那三清殿上，把他些花瓶、燭臺，四壁上懸掛的功德，一齊刮倒，遂而燈火無光。眾道士心驚膽戰。虎力大仙道：「徒弟們且散。這陣神風所過，吹滅了燈燭香花。各人歸寢，明朝早起，多念幾卷

經文補數。」眾道士果各退回。

這行者卻引八戒、沙僧，按落雲頭，闖上三清殿。馱子不論生熟，拿過燒果來，張口就啃。行者掣鐵棒，著手便打。八戒縮手躲過道：「還不曾嘗著甚麼滋味，就打。」行者道：「莫要小家子行，且敘禮坐下受用。」八戒道：「不差，偷東西吃，還要敘禮。若是請將來，卻要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這上面坐的是甚麼菩薩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三清也認不得，卻認做甚麼菩薩。」行者道：「那三清？」八戒道：「中間的是元始天尊，左邊的是靈寶道君，右邊的是太上老君。」行者道：「都要變得這般模樣，才吃得安穩哩。」那馱子急了，聞得那香噴噴供養，要吃，爬上高臺，把老君一嘴拱下去道：「老官兒，你也坐得夠了，讓我老豬坐坐。」八戒變做太上老君，行者變做元始天尊，沙僧變作靈寶道君。把原像都推下去。

及坐下時，八戒就搶大饅頭吃。行者道：「莫忙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變得如此，還不吃等甚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呀，吃東西事小，泄漏天機事大。這聖像都推在地下，倘有起早的道士來撞鐘掃地，或絆一個根頭，卻不走漏消息？你把他藏過一邊來。」八戒道：「此處路生，摸門不著，卻那裡藏他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才進來時，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門兒，那裡面穢氣畜人，想必是個五穀輪迴之所。你把他送在那裡去罷。」

這馱子有些夯力量，跳下來，把三個聖像拿在肩膀上，扛將出來。到那廂，用腳登開門看時，原來是個大東廁。笑道：「這個弼馬溫著然會弄嘴弄舌，把個毛坑也與他起個道號，叫做甚麼『五穀輪迴之所』。」那馱子扛在肩上且不丟了去，口裡囁嚅嘍嘍的禱道：

「三清，三清，我說你聽：遠方到此，慣滅妖精。欲享供養，無處安寧。借你坐位，略略少停。你等坐久，也且暫下毛坑。你平日家受用無窮，做個清淨道士；今日裡不免享些穢物，也做個受臭氣的天尊！」

祝罷，烹的望裡一掙，灑了半衣襟臭水，走上殿來。

行者道：「可藏得好麼？」八戒道：「藏便藏得好，只是灑起些水來，污了衣服，有些醜臟臭氣，你休惡心。」行者笑道：

「也罷，你且來受用。但不知可得個乾淨身子出門哩。」那馱子還變做老君，三人坐下，盡情受用。先吃了大饅頭，後吃簇盤、襯飯、點心、拖爐、餅錠、油燂、蒸酥，那裡管甚麼冷熱，任情吃起。原來孫行者不大吃煙火食，只吃幾個果子，陪他兩個。那一頓如流星趕月，風捲殘雲，吃得罄盡，已此沒得吃了。還不走路，且在那裡閑講，消食耍子。

噫！有這般事。原來那東廊下有一個小道士才睡下，忽然起來道：「我的手鈴兒忘記在殿上，若失落了，明日師父見責。」與那同睡者道：「你睡著，等我尋去。」急忙中不穿底衣，止扯一領直裰，徑到正殿中尋鈴。摸來摸去，鈴兒摸著了。正欲回頭，只聽得有呼吸之聲。道士害怕，急拽步往外走時，不知怎的，屣著一個荔枝核子，撲的滑了一跌。噹的一聲，把個鈴兒跌得粉碎。豬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出來。把個小道士唬走了三魂，驚回了七魄，一步一跌，撞到那方丈外，打著門叫：「師公，不好了，禍事了。」三個老道士還未曾睡，即開門問：「有甚禍事？」他戰戰兢兢道：「弟子忘失了手鈴兒，因去殿上尋鈴，只聽得有人呵呵大笑，險些兒唬殺我也。」老道士聞言，即叫：「掌燈來，看是甚麼邪物？」一聲傳令，驚動那兩廊的道士，大大小小，都爬起來點燈著火，往正殿上觀看。

不知端的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